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四十八回 陳秀英遇人不淑 袁巧雲遠適難逢

話說挹香在秀英家知了巧雲亦有從良之說，到了明日，即往巧雲家來。甫入門，見裡邊忙忙碌碌，挹香想道：「莫非巧雲妹今朝在邇了麼？」想著進去，恰逢巧雲。巧雲便說道：「金挹香，你為何此時才來？我已命侍兒去請你了，你可曾遇著？」挹香道：「沒有。我在秀英妹處聞得說你已訂百年之好，所以特來問你可有此事否？」巧雲道：「確有其事。現在明晨就是吉期，是以命侍兒來邀君一別。」挹香道：「何其匆迫若此？」巧雲道：「他是一個在京授職的官兒，姓顧名淵。因奉公過此，遇著了我，也是有緣，竟肯為我拚膺。明日吉期之後，停一兩月就要進京的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竟要到京中了。但是千里迢迢，一人候門海洋深，只怕與你今生沒有見面之日的了。」說著二人淚下。巧雲道：「事已如斯，孽緣已盡，君其保重，毋念封菲，我也心中安慰。」挹香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你可知敘了幾年，頃刻分離，天南地北，能不教人腸斷耶？但不知那人何處人氏，官為何職？」巧雲道：「那人乃是嘉定人，現為戶部郎中。」挹香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說著身邊解下一塊翡翠佩兒，贈與巧雲道：「我也別無可贈，這小小佩兒乃我之心愛，寸心聊表，望妹妹收納。」巧雲接著稱謝，自己也至箱中取了一件頂上粉色的珊瑚表墜兒，一個珍珠繡成的球兒，二方素練，二個晶章，贈與挹香，乃道：「些些微物，聊表寸心。」挹香含淚接了。又說了一回，挹香道：「妹妹自己保重，明日我也不來了。」說著與巧雲作了四個揖，灑淚而別。初二日，陳秀英家裝束新人，也是忙忙碌碌。挹香一早便到他家，見秀英裝束一新。挹香暗暗嗟歎道：「如此美人，也算何公有福。」便說道：「妹妹，你如今去了，須要孝順姑嫜，無違夫子。諸般事情，須要見機而作。倘若何公確是有情之輩，便中可寄我一音，使我亦可稍慰。」秀英含淚答應。俄而轎子臨門，挹香對秀英道：「妹妹保重。願妹妹從此琴耽瑟好，和睦百年。我金挹香也不忍看你上轎了。」說著，即辭以出，苦得秀英潸潸淚下。吾且住表。

再說挹香自與二美別後，更加寂寞了，幸有家中五美頻頻解勸，與之吟持排悶，飲酒消愁，心中也稍安慰。一日，新來了一個梳頭侍婢，挹香無意中問道：「近年來服役過何等人家？」侍兒答道：「曾服役過閩門何宅，與一位新娶來的奶奶梳頭。」挹香聽了「何宅」二字，忽然想著秀英，便道：「這家何宅可是開緞莊的麼？」侍兒道：「一些不錯。」挹香又問道：「那位少奶奶可是前月初二日新娶的？」侍兒點頭道：「正是？」挹香道：「既然是的，你可看得出他夫婦中和睦不和睦？」侍兒道：「老爺不要去問他了。這個姓何的卻是分慳吝，就是那位小姐到來未滿二月，已被他吵鬧了三次。小姐時常淚汪汪不樂。」挹香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便歎道：「紅顏薄命，誠然不差的。我原對他說不要誤擇匪人，日後終身無靠。如今受其欺侮，如何，如何！」頃刻間滿心不悅。搔首躊躇良久，便對侍兒道：「你明天只說去看望他，你替我寄封信去。」侍兒唯唯聽命。挹香便與愛卿說了，就在梅花館修了一封書，一到明早，便命新來侍兒遞去不表。

且說陳秀英自從於歸何氏之後，誰知那何公都是一味假惺惺的相待，及到了家中，便換了一副主人的行為，秀英稍有一些不是，便是翻面無情，所以他日夕難安。回想挹香之多情，竟有天壤之隔，終日暗中流淚，抑鬱時形。那日正在懷念挹香，恰好侍婢到來，將一番言語告知秀英，又將信兒呈上。秀英又悲又喜，即啟函視之，見上寫：

憶自蘭閨話別，月又雙圓；回思綺閣分離，人偏獨去。故里之梅花何在，院宇深沉；芳樓之燕子言歸，簾櫳寂寞。果得百年諧好，雖居二室何嗟；而奈何鴛牒初修，龜占未吉。侍婢來，知芳卿伉儷無緣，姻媿有誤。誰能遣此，未免增悲。昔日名花有主，輾轉愁予；此時明月無情，關心惜爾。尚祈就淺就深，勿效終風之暴；還卜宜家宜室，同廣燕好之詩。後會無期，強投雁帛，諸祈自愛，肅候雙安。臨穎神馳，淚痕無數。弟企真再拜。

秀英看了，不覺淒然淚下，也即答以書云：

伏以鍾天地之秀氣，偉矣儒生；抱閨閣之癡情，傷哉幼女。攜雲握雨，名士情多；躡玉蹂香，紅顏命薄。自違雅範，時切深忱。奈妾也實命不猶，比目竟成反目；遇人不淑，有情遽爾無情。清夜捫心，絞綃時濕；臨風寄意，螺黛難舒。乃得手書來見，一番情話，悲思真誠；三復斯篇，良言懇切。妾也何人，知遇得此？君真情者，根觸偏深。蒙囑諄諄，自當唯唯。臨池戀戀，未盡依依。泐此申酬，伏希丙照。

秀英寫好了，遞與侍兒，並囑寄語挹香道：「不必記念，吾當自己保重，你有暇常來為要。」侍兒領命辭出，歸告挹香，又將信兒呈上。挹香看了分憐惜。吾亦不表。

過了數日，便到巧雲家來，詢及假母道：「巧妹妹可曾動身？」假母道：「定於今夕動身。金公子，你來得正巧，少頃要到這裡來的，你還有一面之緣。」挹香聽了，又悲又喜，便到巧雲之室坐了。看看房中一切陳設如常，寂寞空閨，美人何在，不覺英雄灑淚，無限淒涼。

坐了良久，見碧霞侍兒進來，笑嘻嘻的對挹香說道：「金公子，我們小姐去了，只怕你清淨得多了。」挹香道：「那得不清淨？」碧霞道：「我來陪你可好？少停小姐要來的，你還可相敘片時。」挹香點頭稱妙。於是挽了碧霞，坐在一隻椅內。挹香笑說道：「姐姐今年多少芳齡了？」碧霞答道：「十七歲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妙齡，不知可曾受過茶來？」碧霞聽了，紅著臉低了頭道：「沒有。」挹香笑說道：「既未受茶，為何姐姐如此腹大？」碧霞聽了，打了挹香一下道：「不要胡說。」挹香見碧霞發急，便道：「我弄錯了。姐姐多穿幾件衣服，當姐姐腹大，是我失言。姐姐，為什麼不受茶不准腹大，這是何解？究竟腹內是什麼東西？」碧霞見他不癡不顛的問著，不覺好笑起來，便說道：「你不要問我，你回府去問你們少奶奶就曉得了。」挹香道：「我曾問過他們，說乃是一股陽氣收入腹中，日久積蓄了就要腹大的。姐姐，可是這個講究？」碧霞聽了，明知他有意癡顛，又好笑又好慚，只得低頭兒不語。挹香又問道：「姐姐，你可曾收了多少陽氣？」碧霞啐了一聲，立起身來，往外一跑。挹香哈哈大笑。

正在得意之時，恰好巧雲轎子回來，挹香仍躲在房中，侯巧雲出轎進房，挹香便迎著巧雲道：「妹妹你去了二月，教人好不掛念，今日因來詢及歸期，始知晚上啟舟，所以在此守候。妹妹，你到了顧家，觀其人之動作行為，可像日後有靠的？可是多情之輩？」巧雲道：「妹自別君之後，到那顧家，看其一切起居，尚還可靠。至於其人之情，雖不及你，倒也憐惜為懷。定於今日進京，晚上就要動身，所以特至這裡一別。就是你不在這裡，我也要命人來相請的。」挹香道：「其人既如此，我也放心得下了。但是少頃離別後，迢迢千里，天各一方，西方美人之思，不知要增多多少離愁也。」巧雲道：「原是。嘗聞古詩云：『七鴛鴦同命鳥，一雙蝴蝶可憐蟲』我之與君判袂，亦迫於不得已耳。」二人正說得彼此迸淚，無限淒涼，忽假母命侍兒送酒肴至。二人宴敘，席間說不盡許多纏綿，忍不住萬種淒涼。酒闌後巧雲方上轎而去，挹香又反覆叮嚀道：「巧妹妹，路途保重，諸事當心。與君從此別矣！」說罷灑淚而歸。嗣後終日在家，無情無緒。

流光一瞬，又是葭灰飛動，一陽復來。鄒拜林來邀挹香北京會試，乃道：「明春又值恩科，我擇於明日東裝，我們依舊同行罷。」挹香笑說道：「林哥哥，我思不去了。」

今既僥倖博了個一榜，餘者恐非我才力所及。」拜林道：「你也不必謙遜。我也知你功名心淡漠，高尚得很，既然無意於斯，我也不來勸你了。我現為急於束裝，所以特來辭別，並帶還過青翁算學一書，便時望為付彼。其中籌算勾股開方弧矢以及立表測望，俱已抄過，尚有八線量天愈加精奧，茲因匆匆赴試，不及抄矣。」挹香收藏了，又道：「林哥哥，此去春風得意，折杏歸來，他日錦旋，弟亦有榮施矣。」於是即命治酒於還讀廬中，與拜林餞行。拜林又去辭了挹香父母，恰巧愛卿等俱在省親堂，拜林亦一告別，復至還讀廬飲酒。二人說說談談，分得意，直飲到杯盤狼籍，拜林方始歸家。到了明日，挹香又買了許多路菜送至船上。事畢，挹香正欲到內庭，忽有人遞一信至。

未知此信出於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